

第十六回 夏瑤枝從容應點選

詩曰：

五侯佳氣舊名垂，蚌有關圖豈復之。

巽二若非施猛力，深宮寧免老蛾眉。

話說蔡若蘭見誠齋策馬而去，心下十分著急，意欲乘隙而逃，怎奈那些管家，都是主人吩咐下的，緊緊隨著，不放鬆一步。候得大殿道場圓滿，夫人送聖已畢，即逼著上轎，來到衙中。請入書房，送了些茶水進來，竟將房門反鎖了。若蘭此時萬分懊恨，乃埋怨紅渠道：「好好在家守義而死，豈不乾淨，都是汝與嬌綉兩個害我，如今遇著這樣孽障，苦苦把人纏住，要想做他女婿，他不知我只是個做假的男兒，卻如何濟得你女兒急來。又不好道出衷腸，這事如何處置？眼見得有一番羞辱，倒不如趁今未譜花燭，仍尋個自盡罷。」紅渠道：「這叫做事到頭來不自由，卻那裡預先知道是這樣的。小姐就拼得一死，也覺徒然。依紅渠愚見，倒不如將錯就錯，歡然入贅，卻暗暗奪取機緣，與王相公會合，此為今日之良策。況符老爺家下，雖聞住在塘棲，自從夫人歿後，也久不相往來，安知近日行止？倘到了那裡，又不湊巧，進退兩難，這才棘手哩。」若蘭笑道：「據汝之言，竟欣然做他女婿時，豈不要同衾共枕的。難道做乾女婿不成？一到被窩中間，便男女立辨矣。那時置身何地，豈非羞死。紅渠道：「那個叫你與他共枕同衾，自然要露出馬腳來了。只消造一個謊，托言有母服在身，理非人子安樂之時。雖是你父親強作鸞鳳，只好同牀各被，暫做對有名無實夫妻，須待服滿之日，方盡歡娛。只要瞞過一年半載，那時卻再理會。」若蘭此時亦叫無奈，只得點首道：「事到其間，除非如此。」正是：

情知不是伴，事急且相隨。

且說誠齋接得敕旨，到衙開讀，卻是欽取之命。又限兩月到京，即要離任的了。因想馨如之事，最為緊要，但雖係草草，終須要一月老，方為得體。況蔡生還在推托之時，必得個有口才的方能調妥這事，奈一時竟乏其人何，

正在尋思，只見轉斗上轉進封書來。誠齋啟函看時，卻是畢純來，為因佃戶抗租，要懇誠齋與他拘迫嚴比，以充漕糧之需云云。誠齋見書歡喜道：「此人善於談吐，且又蔡生同鄉，何不即央他為媒？豈非絕妙！」因即著人去立刻接了來衙。相見坐定，畢純來鞠躬而言道：「久違老父母大人憲范，未遑晉謁，每懷悚仄。適固頑佃無禮，故竊有懇所拜，欲乞老父母大人一為追比。但今忽蒙見召，不識有何台諭？」誠齋道：「所托之事，自當領教。茲有懇者，並無他故，本縣因覓得一快婿，欲煩兄執柯耳。」畢純來道：「即蒙老父母大人見委，自當往致冰言，但未知為誰家英俊，伏乞指引。」誠齋笑道：「說來諒兄也知，卻是吾兄同鄉，姓蔡名蘭，係富春縣學生員。」畢純來見說，想了一想道：「治生雖移居武林有年，而富邑之紳衿，無不交遊熟識。至於將來令坦蔡兄者，卻未識荆，或者祖籍他鄉，而新近喬遷敝地耶？」誠齋道：「果如兄言，向籍杭城，近居貴處，今因天竺生進香，與本縣邂逅於湖南淨寺。不瞞兄說，實患時下點選之事，家有弱息，尚未受聘。故一見而私心甚喜，因勉強延至衙中。而蔡生猶以不告而娶為辭，尚未即允。故煩吾兄一為贊成耳。」畢純來笑道：「老父母藻鑿精明，定是雀屏中約，但治生掌判無能，請姑以一言，作析薪之效。今蔡兄既館在衙，望即令一見。」誠齋便吩咐小童，到書房請蔡相公出來。小童去不多時，引若蘭出廳相見。

畢純來舉目一看，見若蘭生得朱唇皓齒，秀麗非常，心下嘖嘖稱羨道：「不知那蘇小姐何等造化，遇此尤物，真如美女一般，卻如何有這樣嬌媚的男兒，實是可愛。莫怪老蘇素味平生，就要招贅起來。」因笑道：「蔡兄英年才美，疑是神仙中人物。蘇小姐容德兼優，復不減謝家道韞。真乃女貌郎才，堪稱嘉偶。老父母相攸有眼，而治生愧叨掌判，亦覺榮幸矣。」若蘭道：「下邑窮儒，偶因萍水之緣，過蒙蘇老父母寵招甥館，不勝顏厚。又辱承畢者先生不棄，俯賜執柯，益增感愧。但晚生客途倉猝，莫具奠雁之儀，故差賦好逑之句耳。」畢純來見說，知若蘭之心已允，因笑道：「巧遇天緣，百年已兆，何必拘拘於玉帛之為禮哉！但未知蘇老父母曾擇定佳期否也？」誠齋道：「茲因點選之時，又值欽召之迫。亦不暇細擇。況今日即天德太陰吉日，便可成婚，何必更有所擇耶？」畢純來道：「占鳳即在今宵，乃是絕妙了。蔡兄不必謙辭，坐待洞房花燭可耳。」當下誠齋喚畢純來陪著若蘭，在書房午膳。自己起身入內，料理花燭之事。等到天晚，請出兩位新人，在廳結親已畢，送入洞房。正是：

華堂燈燭，繡戶鼓吹，虹線屏下，齊看兩好奇緣。玉鏡台前，堪笑雙雌佳偶。綠窗得意，雖喜他客顏如畫。腰間無物，難叫我坦腹東牀。

且說紫宸抵暮醉歸，見所贅妹夫，甚是豐雅，亦覺私心喜悅。到得次日，誠齋因欽召之旨甚急，即欲收拾離任。紫宸道：「小姪在杭，卻還有些朋友之事未完，尚有數日淹留，奈何？」誠齋道：「愚叔因君命甚迫。此去雖順道至家，亦不過耽擱五六日，即欲起身入都。念汝會試之行在邇，不可樂為無益之游，而致廢功名大事，亦宜作速返棹。家中事務，我有許多不及照察，也還要你幫理一番。然後，我好動身到京，而無內顧之憂也。」紫宸唯唯聽命。誠齋又固兒子蘇日，尚還年幼，不便遠出，想覓一名師在家朝夕訓誨，也向紫宸囑托了。再過一日，上司衙門早來催促起身，少不得委員下來署理。誠齋便將印信等件交點明白了，不日離任到家，不表。

再說若蘭與馨如小姐，雖強成鸞鳳，依著紅渠之言，倒也隱藏過了。心中想道：「可惜我蔡若蘭是個女中丈夫，不然時才貌相當，倒是一對美滿夫妻。今雖不能為雨為雲，未免也要假作假紅倚綠之態，掩飾掩飾哩。」誰知這馨如小姐芳心靈敏，雖相處未久，早被窺破幾分。因在新婚，不便盤駁。

一日，若蘭見案頭紅葉霞箋，偶發閒興，便題詩一首。才擱得筆，只見馨如走入。急欲藏過，已被他看見道：「相公佳作，何妨賜覽，使妾亦知大方家數，而欲藏之耶？」若蘭只得將詩遞與馨如道：「潦草俚句，恐污香奩之目，故思欲藏羞耳。」馨如接來一看，只見上寫著「宮娥題葉」的詩題，再看其詩云：

一葉寄相思，淚滴芙蓉濕。

水流宮樹陰，禁外空秋色。

馨如看畢，微笑道：「相公佳作雖妙，於今日宴爾之時，覺太淒涼了些。或相公別有所思，則妾又不能探矣。」若蘭笑道：「此實照題戲詠，何有言外之旨！小姐可謂多心矣。」馨如道：「既如此，待妾亦吟一首呈教，但隨興所之，固不計其原諒。」

頭說，一頭拈筆迅掃，成七言絕句一章道：

自憐車幼那知情，紫禁無聊對月明。
記得御溝題葉句，慙慙原是寄良人。

若蘭看畢，不覺擊節歎賞道：「我蔡若蘭深處閨中，焉能見此詩文勁敵。」馨如接口問道：「相公男子，何云圈中？」若蘭自知失言，不覺杏臉微紅，支吾道：「那個說閨中來，我說的是家中，想是你聽錯了。」馨如笑了笑，道：「相公說是家中，就是家中了，亦何必爭得。但既家中，卻不該說深處耳。」若蘭深悔一時失口，亦不更辨，默默的走了出房。

馨如見此光景。心下十分明白。到得晚間，留心察訪，自卻假寐，等待若蘭睡熟了，即悄然而起，攜燈近照，輕輕的伸手胸前一探，再向腳後揭被一看，驚訝道：「我原曉他不是男子，但不知何故如此喬妝？那隨來的紅渠，難道倒是個真男子不成？看他行藏舉止，卻又不像個奸盜之流。如今且嚇他一嚇，看他待怎生的。」因掀被大呼道：「何物狂婦，喬裝假扮了，來愚弄我們！」若蘭從夢中驚醒，見已被他識破，便跳下牀來笑道：「小姐不必發怒聲張此事。並非我喬裝了來愚弄小姐，乃令尊自來愚弄喬裝耳。」馨如見說亂嚷道：「你來誤了我終身之事，怎麼顛倒說我們愚弄了你？益發可笑之極了。」若蘭笑道：「若說起小姐終身，還該酬謝我，才是知恩報恩的道理。怎麼反責罰起我來！」馨如大笑道：「反覆陰陽，顛倒男女。若非遇誘而私奔，定因負罪而出走。能保得我不送你官司訊究，已是莫大之幸。倒還思量酬謝，真乃奇談了。你如今且將自己始末根由，明白告訴與我。因甚喬裝逃走，倘若半言隱滑，決不輕縱。」若蘭道：「不瞞小姐說，因是良人流落，自欲跟尋。又恐道途不便，故爾改裝出走。不期遇令尊於淨寺，不知就裡，認作真是男子，遂強逼高髻之人，令作書畫眉之客。此時若非小妹一允，則小姐已將為宮中之人矣。即使不為宮中之人，當此婚嫁如麻之際，而令尊復汲汲於得婿為快，豈暇擇配？以小姐之才貌，倘誤落於庸人之手，則終身莫可如何矣。今幸小妹假居坦腹之牀，暫權夫婿之號，而一則免夫點選之患；再則可以徐圖佳偶。是非有造於小姐乎？乃小姐反欲送官訊究，恐令尊知法犯法，亦不免匿報抗旨之罪耳。」馨如聞言，笑道：「婚姻之事，皆由天定，豈人力所能維持？然前言實亦相戲，幸勿見怪。但未知尊居果係何處，今欲改裝何往？乞賜實言，當遣人送歸尊府，何如？」

若蘭自付道：「若說出真情，卻有許多不便，不如且扯他一謊，依棲在此，俟訪得陳宅事妥，王生僥倖，再作歸計未遲。」因答道：「家父姓王名節，乃富邑之裕民，將小妹自幼許嫁本地秀士蔡生。係是寒儒，家徒四壁，於三年前遊學京畿，至今不歸。家父疑其已死，遂便寒盟，將妹另許他氏。妹念為婦之道，從一而終，豈可以貧富為念，易此不二之心？故只得暫別椿庭而私走。方將假扮以尋盟，不料令尊一見，強致諸甥館。今既被小姐窺破行藏，反望見留為幸。若欲送歸；誠恐家父不悔初心耳。」馨如聽畢道：「姊姊真心勁節，直駕古媛，使妹不勝佩服。今既不棄欲留，當結為閨中良友。但不識紅渠何人也？」若蘭道：「此乃妹之侍妾，亦係改裝。」因喚紅渠入房，驗亦女子。馨如撫掌，大笑道：「妹固知姊非男子，今果不出所料也！」若蘭亦笑。

次早起來，若蘭、紅渠俱復了婦裝。若蘭又同馨如來見丈人丈母。誠齋忙立起身見禮，問馨如道：「此位小姐係何宅閨秀，這般至早到來？」馨如掩口而笑，道：「是令婿蔡若蘭小姐。」誠齋道：「我兒又來隨口遊戲了。若蘭乃是男子，豈巾帽者耶？」若蘭向前跪告道：「賤妾果係若蘭，有犯苙惹混珠之罪，望大人原宥。」誠齋見說，忙扶起仔細一認，果是若蘭，不勝驚訝道：「賢婿為何如此打扮？難道果是女子？這也奇絕了。但不知何故，卻喬裝為男，而昏夜棲遑道路？殊令人不解。」馨如即將昨夜之事細述了一番。誠齋道：「原來如此。有古烈女風，可敬可羨。既蔡兄遊學在都，此番正好同我進去訪求。亦是天憐貞節，有此奇逢。」若蘭道：「蒙二位大人青眼相看，真乃捐軀莫極。願拜為父母，不識大人肯容納否？」誠齋道：「如此甚好。但老夫婦豈敢當此？」若蘭納頭便拜。誠齋夫妻大喜，吩咐治酒管待。正是：

女子乘龍事已奇，又驚快婿作蛾眉。
一番異事重番見，路入盤陀轉轉迷。

自此之後，竟以父女姊妹相稱。又過了兩日，誠齋正欲起身，不期馨如忽害起病來。誠齋忙延醫調治了數日，方得少瘥。因欽限急迫，只得帶了若蘭並紅渠等，先自擇日上京不提。

再說夏元虛，自從在其志園中，受了那場羞辱，回家又被瑤枝曉得，取笑了幾句，心下又羞又惱，足足在家納悶了一月。後來聞得點選宮人之事，因恨瑤枝每每相侮，心中想道：「何不趁此機會便斷送了他？一來遠去京都，管我不著，省得在家時，凡事俱為掣肘；二來象他才貌，點選入宮，倘聖上一時寵幸起來，我夏元虛倒不失為楊國忠，豈非一舉而兩得？」算計定了，竟悄然來至縣中，當堂舉報。知縣問了姓名籍貫，即差皂快四人，領了一乘小轎，同著元虛到家抬人。元虛一路與皂快說道：「我家這個妹子，甚是尖酸，須要騙得他出來才好下手，不然被他走了，卻與我無干。」皂快道：「大相公吩咐，小的們自能理會。」因向元虛附耳低言道：「只消如此如此，怕他出走到那裡去！」元虛點首叫好。

且說瑤枝晨裝方畢，忽見小鬟走來說道：「仁和縣裡差人在外，說是皇上追念先老爺忠廉，並小姐純孝，特賜恩典到縣，要小姐同大相公親去縣中拜領。」瑤枝見說笑道：「既蒙聖上早典，必與賢旨之人，何不竟至我家，卻先到縣中，恐是訛傳。」只見元虛走入道：「此係朝廷優旨，賢妹何不速行，致招慢君之罪。」瑤枝道：「既然如此，理該哥哥前去，何須妹子出面？」元虛道：「因朝廷聞你千里扶柩，三年廬墓的孝行，故特旌獎，怎麼我去代得？如今縣中差人，現在外面，妹子出去便知明白。」瑤枝不知是計，只得走出前廳。卻見四名皂快上前問道：「這位就是夏小姐麼？快請上轎，到縣接旨。」早見外面抬進一乘小轎。瑤枝心下恍然道：「是了，我中惡兄之毒矣。」因向皂快道：「列位請不必催迫，此非旌獎的恩典，乃是點選的恩典了。」皂快一齊吐舌道：「天下有這等聰明女子，可謂女中丈夫。」固說道：「小姐高明，既已識破，是不必小的們說了，惟求小姐作速上轎。」瑤枝道：「從此長辭鄉井，遠入皇宮，也須拜別祖宗，並合家大小，豈便匆匆就道？」老僕夏忠憤然道：「外邊點選繡女，只點選得庶民家女子，我們鄉紳人家小姐卻如何有得到你點選？你這縣裡皂快有多大，敢到我們紳宦人家，來狐假虎威，是這等放肆！」皂快笑道：「大叔竟請息怒，這是皇帝的旨意，本官的差遣，和你家大相公的舉報，與我們有甚相干。你有本事去回得官、復得旨，我們難道定要做這冤家。」夏忠嚷道：「我家這個大相公，是虎狼為心的，所以如此。難道你家老爺，也是虎狼為心的？全沒些兔死狐悲之念。況先老爺在日，不但無罪於朝廷，並還有功於社稷。就到皇帝面前，也是講得過的。」當下卻倒是瑤枝道：「此實朝廷之旨，雖是大相公不仁，皆因我命運不濟，所以遭逢如此。今日事到其間，說也無益。你若念先老爺之恩，只要心心念念，保護大相公，莫使他人於下流，就是你的忠心了。」夏忠泣道：「大相公這等薄情，小姐倒還念他麼？小人想老爺在日，把小姐珠玉般珍惜。今日遠去京城，住在皇宮之內，有何好處？小姐卻便輕身願往。」瑤枝笑道：「縱在乾坤內，何須歎別離。事已如此，不必多言。」因吩咐點起香

燭，先拜辭了祖先，再欲尋元虛分別時，已不知避往何方，因悵然上轎而去。家中大小俱各灑淚咨嗟了一回。

瑤枝來到縣中，知縣將花名編入了冊，交與內監。過不一日，各縣應選之女，俱已足數，即便起程。此時浙江所點之女，約有六七百名。開出大船六七十號。這日，也有父母相送的，也有兄弟相送的，也有親戚相送的。一路難捨難分，啼啼哭哭，好不酸楚。正是：

君恩浩蕩互長天，盡願承恩到日邊。

獨念臨岐成永訣，那教愁思不纏綿。

不知夏瑤枝此去京城，怎樣一個收成結束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鐵花仙史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